

红旗漫卷西风

667





L

10413
0164
62.5.
175B
0.60元
0.3

紅旗漫捲西風

(革命回憶錄)

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宣傳部編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烏魯木齊

紅旗漫捲西風

(革命回憶錄)

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治部宣傳部編

*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烏魯木齊勝利路124號)

新疆印刷廠印刷 新疆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27 印張：6 $\frac{22}{27}$

196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(萬)：1—8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098.4

定價：(6) 0.60元

前 言

这是一本反映西北解放战争的回忆录。

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期间，我們曾发动广大老干部写作革命回忆录，回忆党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，回忆我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所走过的道路：从二万五千里长征、八年抗日战争，一直到解放战争。在此以前，我們还曾編輯出版了《天山战歌》，反映了部队轉业到生产建設战线上以后的一段战斗历程。把那本書与这部回忆录銜接起来，就比較系統地反映了生产建設兵团的过去和現在。

为了紀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》发表二十周年，特将回忆西北解放战争部分先行編輯出版，并恭录主席《六盘山》詞中之一句作为書名。

西北解放战争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在毛主席亲自指揮下进行的。从一九四六年初，主席一直輾轉陝北各地，运筹帷幄，指揮作战，因此，取得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。

西北解放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，即保卫延安、宜瓦战役和进军新疆。一九四六年三月，胡宗南匪軍向我陝甘宁边区大举进犯，我西北野战軍奉毛主席英明指示，主动撤出延安，誘敌深入，各个歼灭；宜瓦战役是我軍在西北战场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大胜仗，它扭轉了西北的形势，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路大軍的进攻。从此，我西北野战軍势如破竹，声威大震；

而敌人則节节敗退，潰不成軍。不久，我軍即高奏凱歌進軍新疆，把紅旗插上了巍峨的天山。

这个集子里編选的十九篇回忆录，有的反映了主要战役的经过，有的描写了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，有的則热情地歌頌了頂天立地的革命英雄。角度不同，风格多样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字里行間都洋溢着高尚的革命情操，昂揚的革命感情，从各个方面闡述了毛泽东軍事思想的光輝胜利。讀来亲切感人，发人深思。

在編选时，我們尽量照顧到各篇之間的銜接，故在次序上，一般按事件发生的前后順序排列，而有些事件还没有得到較好反映的，則从已經发表过的回忆录中选取了个别篇章，如郭鵬同志的《出塞曲》即是。《出塞曲》是个有定評的佳作，对本書來說，更重要的是它高度地概括了一个巨大事件——进軍新疆，这就使这本回忆录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更加完整，因而为本書生色不少。

組織老干部写作革命回忆录是一項重要的工作。他們有丰富的斗争經歷，有較高的政治水平；以自己的亲身体会，用文艺形式把那些感人至深的斗争生活記載下来，将是宝貴的革命財富。过去我們做的还十分不够，今后將繼續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，陸續选編这类書籍。

在选編工作中，我們得到許多老同志的热情帮助和各方支援，在这里一并表示謝意。并望讀者、作者对書中失当之处提出指正。

新疆生產建設兵团政治部宣傳部

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

目 錄

延安保衛戰前夕.....	朱樂國 (1)
南泥灣的戰鬥.....	張順國 (7)
三戰三捷.....	程悅長 (16)
打進蟠龍鎮活捉李崑崗.....	楊兆元 (36)
“明光光”和“鐵蛋蛋”.....	王吉成 (45)
沙家店戰鬥.....	羅元發 (54)
奪取壺口鐵索橋.....	李正肅 (62)
砲擊運城.....	傅志華 (66)
強渡禹門口黃河天險.....	張志聰 (82)
偉大的轉折.....	巨 濤 (87)
暴風雨之夜.....	張志清 (96)
把紅旗插上壺梯山.....	海 洋 (102)
韓德榮.....	劉克明 (107)

黃龍山上二十天.....尹 華 (114)

永丰攻坚戰.....农六团文艺办公室 (123)

迫擊炮送炸藥彈.....張立仁 (128)

在王司令員身邊.....彭 琪 (131)

皋蘭山上.....李明彩 (138)

出塞曲.....郭 鵬 (143)

延安保衛战前夕

朱乐国

一九四七年，南泥湾的春天格外綺麗多采，大地解冻，冰雪融化，百草发芽，万木丛生。尤其是我們的駐地——东山兩側，雄偉的山巒綿延起伏地向南北伸去；山沟里一条弯曲的天然小溪，水清見底，明洁如鏡；兩壁的山坡上，欢跳乱蹦的羊群在啃着刚刚吐芽的嫩草。我們自己打成的窑洞，从山頂到山脚，从这坡到那坡，縱橫交錯，星罗棋布。阳光从羊毛絨般的云层透出，映照起伏的山巒和辽闊的高原田野，显得异常雄偉壮丽。我們每一个人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，都感到分外亲切，有着浓厚的感情。因为我們曾在这里幸福地度过三个春天。往年，这时候我們正在忙着春耕、春播准备工作，可是現在，刚刚听了我們教导旅一团关政委的战斗动員后，心情却象拉紧弦的弓一样紧张，特别是我們負責战时搶救的医务人员更紧张。我們正在忙得不可开交时，突然卫生員张高生急呼呼地跑来对我說：

“老朱、老朱，你看看！”

“看啥？”

“你看那几个人是誰？”他指着我們窑洞下面的山沟对我說。

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距我們不到一百米的山沟里，真有几个着灰色軍衣的人，在了望着什么，当中有个人，个子显得特別高。我連忙攔下手里的消毒紗包，同张高生順着山坡一溜烟地朝那几个人飞奔过去，想看个究竟。哪知跑到近前一看，我倆都呆住了，原来是朱总司令和中央医院的两位苏联大夫。我們又激动又兴奋，心怦怦地跳个不停，象小孩子似地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总司令見了我們，迈着稳健的步子向我們走来，笑盈盈地問道：“你們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經总司令这么一問，我倆刚才紧张的心情平靜下来了，应声答道：“我們是教一团卫生队的！”

张高生好象比我更激动，象个大炮似地揮手招呼着站在窑洞門口的同志。“总司令……朱总司令来啦！”他这么一喊，可把大家乐坏了，人群象潮水似地涌过来，連在窑洞里边的同志也跑来了。可是当大家跑到离总司令还有三十多米的地方，都突然站着不朝前来了。原来这两天，同志們都忙着战斗准备而忽視了軍風紀，很多人都沒有戴上軍帽，沒有裹上綁腿，沒有扣好風紀扣。特务連的老高，因忙着做干粮，臉上不知怎么抹上两处黑灰，真象《水滸》里的黑旋风李逵一样。凑巧罗少伟团长也聞声出来，一看大家这副样子，隨即阻止說：“看看你們的軍風紀，成了什么样子！”同志們被他这么一說，都站着不动了。

朱总司令看到大家这副尷尬象，也觉得好笑，便溫和地招呼大家：“同志們，来吧！不要紧，来，都来！”

大家这才乐呵呵地跑到总司令身边，好象事先約好似的，很自然地把总司令围在当中。

总司令穿了一件褪了色的灰粗布棉軍装，一双黑布鞋，腿上扎着結实整齐的绑腿，腰里还束着皮带；虽然前額添了两三道皺紋，但两眼却炯炯发光，脸上透出紅潤，显得精神、慈祥。总司令用爱撫的眼光向我們环視了一下，很亲切地問我們：“领导上对你們做过动員嗎？”

“动員过了！”我們齐声回答。

“談了些什麼？”

“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內战，胡宗南这小子正在向我們进攻……我們負責阻击任务，做好各項准备。……”一位操山东口音的同志搶着回答。

“对！”总司令点点头，会意地朝罗团长笑了笑，接着說：“我們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、越細致、越周到，就越有把握完成战斗任务。特别是你們医务卫生人員，准备工作要做得更好！”总司令稍停頓了一下說：“你們虽然不是参加战斗放枪的战士，但准备工作稍許一疏忽，在战时就会給負伤同志带来很大痛苦以至死亡！”他向我們注視了一下又說：“我們的战士就是我們的阶级兄弟，特别是負了伤的同志，我們要更加爱惜和照顧他們，尽量多想些办法，使他們早日恢复健康，重返前綫，打击敌人。”过了片刻，总司令繼續說：“当然囉！你們是有困难的，因为胡宗南、閻錫山及敌伪軍給了我們几年的經濟、物資封鎖，我們的藥品、医疗用品相当缺乏，这就使你們在战时会遇到很多困难，沒有藥总不能去搶救伤员。但你們要动些腦筋，多去訪問訪問駐地群众，寻些秘方，想些土办法也是很有效的。”总司令循循善誘的教导，給了我們很大启

发和鼓舞。想不到总司令工作那样忙，而对我們战士和伤员却是这样地关怀。

总司令朝我們看了看，很严肃地說：“应该估計到，不但你們医疗上有困难，即是你們部队在这次阻击任务上也会有困难。因为敌人来得很多，装备也比我們好。目前我們陕北的情况是敌强我弱，敌大我小，敌人这次动用了三四十万部队，企图一举歼灭我們，或者把我們赶出西北战場，然后来个几路会击，达到各个击破我們的目的。”我們每个人都全神貫注地倾听着总司令闡述当前的战争形势。总司令又满怀信心地对我們說：“我們有全边区人民的积极支援，有全国各战略区的有力配合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官兵的团結一致，我們一定能粉碎敌人这次‘围剿’而打败敌人，取得胜利。”听了总司令的談話，我們的心胸豁然开朗，对革命充滿着无限信念和必胜信心。

总司令又問道：“你們当中有没有延安本地的同志？”

“我就是！”在人群中有一位同志回答。大家扭过头来一看，原来就是脸上挂黑灰的老高，他那个样子，引得总司令也笑了。总司令向老高身边移动了几步，仔細端詳了一下这位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同志，在总司令身边，他竟变得象姑娘一样地怕羞起来。总司令很亲切地問道：“你是延安本地人嗎？”

“就是！”

“参加革命几年啦？”

“一九三七年参加的！”

“哦，是个老同志啦！”总司令向老高凝視了片刻說：“你們这次战斗以后，可能要暂时撤离延安，轉到別处作战，这問題你想过沒有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老高吞吞吐吐地說出这两个字。

总司令看到老高的表情，打趣地說：“怎么，想不通嗎？”

“不！随便打到哪里都是一样，天下穷人是一家，只要是打反动派，帮咱穷人翻身，哪怕打到山西太原去，我也高兴。前几年我們不是曾打到山东、河北去过？”老高驕傲而激动地答着。接着婉惜地說：“就是把延安叫敌人占去，……”

“是的！”总司令似乎猜到老高对延安留恋的心情，又向我們环視了一下：“延安决不是白白送給敌人。目的是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，現在撤离延安，也是給胡宗南弄些罪受受，到将来我們不但要打到胡宗南的老家——西安去，还要打到太原去，打到南京去！”总司令說得那样有力、干脆，时而插上一两句趣話，我們聚精会神地傾听着，生怕听漏了一个字。总司令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当然罗！我們是不会放弃陕北的。”經总司令这么一說，顿时我們头脑清醒了，那种不知为什么要撤离延安的模糊情緒，一下子跑得无踪无影了。

不知是誰，看見朱总司令的警卫員身上背了枝小巧的步枪，便冒失地問总司令：“这是什么枪？”

“卡宾枪，美国造！”总司令朝枪看了一下答复这位同志。

“管打不管打？”有人又問了一声。

“当然管打！这比咱們老套筒，汉阳造輕便得多。不过这枪拿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士兵手里，就不管打了，誰愿意为蒋介石这个家伙卖命呢！”总司令很有趣地逗着我們，并叫警卫員朝空放了四枪，給我們見識見識。

总司令見大家对这枪挺感兴趣，就很风趣地說：“同志

們，這種槍就這麼一支，不能送給你們，你們如要的話，運輸大隊長會給你們送來的。”

我們知道，總司令所指的運輸大隊長就是蔣介石、胡宗南這些反革命頭子。

“蔣介石當這個運輸大隊長可真行，前次在晉東南上黨戰役中，不但給咱們送來好多槍，還把英國造的山炮、榴彈炮也給運來了，連收據都不要。”有位同志湊趣地說。

“那也沒有辦法，咱們需要什么！他就補充什么，說不定連飛機也會給咱們送來呢！”總司令說得那洋幽默，逗得大家咀都合不攏了，特別是臉上掛黑灰的老高，笑起來真象黑人牙膏的招牌，連兩位蘇聯大夫和我們羅團長也忍不住笑了。

總司令抬起左手看了看表，說：“同志們，我不陪你們了，你們好好去做戰鬥準備吧！”

“請總司令放心，保證完成任務！”羅團長帶頭呼出響亮的口號。

“請總司令放心，保證完成任務！”我們高舉胳膊齊聲呼喊著響亮的聲音象春雷似地在山谷里迴蕩。

“祝同志們成功！”總司令揮起右手邊走邊說着，同兩位蘇聯大夫離開了我們。

“毛主席萬歲！”

“朱總司令萬歲！”在一片歡呼聲中，我們依依不捨地目送著朱總司令遠去。

南泥灣的戰鬥

張順國

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的拂曉，早春天氣，晨風吹來還很冷。在我們駐地——九龍泉的南邊，聞名世界的南泥灣上空響起了飛機的轟鳴！接着傳來了炸彈和炮彈的爆炸聲。陝北的和平寧靜被破壞了，蔣匪幫胡宗南指揮着四十九個整編旅，三十多萬人馬向陝北的罪惡進犯開始了，偉大神聖的保衛延安、保衛毛主席的戰鬥序幕，由我們教導旅揭開了。

國民黨反动派的進攻，早在我們的意料之中。一九四四年我們教導旅由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邊區回到延安的時候，賀龍、何長工和王震同志給我們講話，就明確地告訴我們：“為了保衛黨中央、保衛毛主席、保衛邊區人民豐衣足食的生活，你們要努力完成三大任務——生產、戰鬥、學習、（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）！”自從我們接替三五九旅的防務，就在朱總司令親自耕種過的南泥灣和金盆灣土地上，勤生產、苦練兵，時刻警惕着國民黨反动派的攻擊。經過了三年的整風、政治訓練和生產、練兵，真正作到了兵精糧足。部隊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

了。每一个战士都会埋地雷、滚雷，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，刺起枪来又猛又狠。在生活方面更是丰衣足食，每个连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务，战士们快活地唱着“信天游”：金盆湾好地方，牛羊满山坡，粮食堆满仓，丰衣足食过得好，练好武艺保中央

.....

当胡宗南集中了十三个旅——也是他的老本钱，来对付我们这五千多人的一个旅，想从甘泉、郿县突袭，然后直扑延安时，我们的战士们同声喊道：“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！”“敌人来多少，就消灭多少！”

三月十八日，这是个难忘的日子。东方映现出血红的朝霞，我再一次清理了口袋图囊，把所有的文件、信件，全烧了。小通讯员侯德华看到我这样做差点哭起来，他也把妈妈和哥哥寄来的信和一张照片烧了，以表示决心跟我战斗到最后。

太阳露头，从洛川起飞的美造蒋机，就象苍蝇一样缠住我们。敌人的大炮也疯狂地叫开了。小小的山头阵地上，被烟尘笼罩得看不见面的人。骄傲的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，欺我们没有飞机大炮，竟连起码的疏散隐蔽都不要，站满了金庄河川和南山。山上山下象落满了蝗虫一样黄卜卜的一片，连土色山石草木都看不见了。第五连副连长黄谦知同志，带着一个班，每人十六个手榴弹，一把刺刀，一个滚雷。准备在敌人炮火向后延伸的时候，跑步冲到最前面突出的小山包上进行短促突击，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。

敌人也真够狡猾了，不但不走大路，进攻的矛头，也绕过我们筑有工事，布满地雷、拉雷、滚雷的阵地正面，而去爬悬崖、走荒坡，插到我们四、五两连之间的地带。这下我们的工事和地雷阵地都失掉了作用。五连不得不掉头防守较大的侧

面，四連的工事還沒修好，也有被迫在毫無掩蔽的情況下作戰的危險。情況萬分緊急，眼看我們整個防禦計劃就要被打亂。我在煙火中跑向五連陣地，喊了聲反沖鋒，戰士們一躍而起，隨着我撲上去，從正面側擊攻擊我們側翼的敵軍。

我們這種突然的反沖鋒，確實出乎敵人意外。敵人被泰山壓頂之勢吓得慌亂了。戰士們一個個如猛虎下山，手榴彈雨點般落入敵群，滾雷在敵人頭頂爆炸，軍號緊吹，刺刀閃閃，喊聲震天。敵人只好掉轉屁股迎戰。敵人雖然人多，可是一見到閃亮的刺刀就軟了，不得不拋下一百多具屍體縮回去。雖然我們也受了損失，五連連長犧牲了，指導員負重傷，但是我們贏得了時間，扭轉了危局。

敵人的側擊詭計失敗後，就採取了羊群戰術。炮火非常猛，戰鬥激烈地進行着。短短的四個鐘頭，五連就換了三個連長。

上午十點鐘，距離五連計劃後撤時間還有兩小時，四連已經把工事修好了。我見五連傷亡很重，陣地又過分突出，就命令五連提前後撤，休整和修築第四綫工事。

在我帶着第五連撤下時，見到了四連的戰士們。他們紛紛向我保證：“黨要我們守多久就守多久！”我說：“聽營部的命令。”三排長“王虎子”堅決地說：“請營黨委相信我們，決不會給黨丟臉！”我又告訴他們：“敵人的炮火和飛機很瘋狂，在他們轟擊時千萬不要硬碰硬；要愛惜彈藥，等敵人近了，再用手榴彈和滾雷猛敲他！”教導員朱忠新同志也說：“對！要發揮短兵火器，和我軍短兵突擊的威力，以最少的傷亡換取最大的勝利。既要嚴重的殺傷敵人，又要很好地保護自己！”

第四連戰鬥得最艱苦了。敵人急于想突破這個扼住他脖子